

药

洁玉 著

华艺出版社



药

洁玉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药/洁玉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6

ISBN 7-80142-310-0

I. 药... II. 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176 号

药

作 者: 洁 玉

责任编辑: 梅 雨

装帧设计: 姜冬梅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310-0/I·146

定 价: 1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神奇记忆	1
第二章	“开山鼻祖”	15
第三章	各有千秋	45
第四章	别无选择	66
第五章	爱惜羽毛	93
第六章	倾盖如故	117
第七章	怵目惊心	137
第八章	夜半心声	167
第九章	良莠不齐	200
第十章	毒祸猛于虎	228
第十一章	人气	259
第十二章	考试风波	292
第十三章	本来面目	322

第一章 神奇记忆

蓓蓓急匆匆地赶到内科一号病房前。

她虽然放慢了脚步，但“咚、咚、咚”的心跳，却好象更加剧烈。

房里面静得可怕。

医院是强调“静”的，走廊里的正面壁上，醒目的“静”字稳稳地“坚守”在那儿，虽说是绝对地忠于职守。但此时此刻在蓓蓓看来，却有些太铁面无私甚或不尽人情。

蓓蓓迈动了脚步。她本就步履轻盈，这时更加收摄心神，静心屏气。

眼前的情景，使得她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

夏芸正打着吊针。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日光灯照耀着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单和被罩。



也照得她那清秀的脸庞更加苍白，更加瘦削。

方正仁，夏芸的丈夫。正守坐在床头。呆呆地望着——一滴一滴正在滋润、也许是滋补妻子身体的液体。

他专注的神情，像是出家人在数拨着念珠祈祷。

一滴又一滴下滴着的药液，像是一粒一粒的念珠。

他对妻子的关怀和恩爱，在这个可称弹丸之地的小县城，每每为人称道。

神话里有能起死回生的玉液琼浆、灵丹妙药。那不过说明了千百年来，生产力低下，征服自然和抵御灾难、防治疾病的力量很有限。

求生是人的本能，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人们美好的希冀和向往。

于是人们心目中有了无所不能的神灵，有了“包治百病”的法术和灵药。

但是在沧桑巨变、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望，在人民医院里面、在白衣天使手中正在实现、正在变得触手可及。

方正仁对蓓蓓笑笑，那笑容是何等的凄凉、何等的无奈和苦涩。

蓓蓓也笑，也是同样凄凉、无奈、和苦涩。

“芸姐睡着了？”

方正仁点了点头，蓓蓓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蓓蓓怕她是昏迷。

夏芸今天是值夜班，下午六点她刚到药房上班，就晕倒在地。

她是中医院药械科主任，马上就被护送到病房救治。

就这样，蓓蓓就被通知来药房替班。

蓓蓓自然要来听夏芸对工作的吩咐安排，而对夏芸的安泰与否，才是她最最关心的。

方正仁道：“她其实没什么大碍，不过是极度虚弱。向院长和梁医生都这样说。”

在中医院，向院长和梁医生对患者所作的结论，按理已不容置疑。

但是，关切太过的缘故吧，蓓蓓仍没有放下心来。

没大碍，怎能突然晕倒呢？

何况，夏芸的极度消瘦，是万万不能叫人放心的。

尤其是现在这样大多数人都减肥无方的年代，她就更加显得“孤苦伶仃”。

夏芸略显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微笑着说道：“蓓蓓，真难为你了。你上岗才不过四天，就要单独值夜班。梁医生刚来过，他值夜班。我拜托他开了处方再核上价。你尽管放心。

至于夏芸对蓓蓓是否放心，就无须用语言来表达了。那信赖的目光，已说明了一切。

蓓蓓还是迟疑着。

夏芸又笑了。那冬日里的阳光一样可爱的笑容，无疑给蓓蓓吃了“定心丸”。

她端详着蓓蓓，浓浓的情意，已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病房。

“放心吧，我现在好多了。你是我的救星，小救星。”

夏芸的话，不像是在开玩笑。

夏芸本不和别人开玩笑的，蓓蓓只望忽然一夜春风来，驱散那笼罩在她脸上和心头的愁云。蓓蓓早已暗下决心，不遗余力当好夏芸的助手。

但是“救星”一词，无异要比“燕山雪花大如席”那样的词句更夸张，更意味深长。

不论怎样，总说明她的心情好多了。

医者意也。心情舒畅伴随的是身体健康。

夜幕降临了。

沉甸甸的钥匙，压得蓓蓓心里沉甸甸的。

开启了药房的门，蓓蓓着实有些心慌。

一个县级中医院，又是人口不多的山区小县，规模自然不太大。

药房也只有两间房，中西药房也暂时没有分开，住院部也没另设药房，全挤在一起。

蓓蓓毕竟曾经是药学系的高材生，照方子取药真比探囊取物更容易。

可是药品摆放的位置，她还是很不熟悉。

她毕竟上岗才四天嘛。

更要命的是药价。

对于自己的记忆力，蓓蓓还不敢也不愿妄自菲薄。

但要记牢那一千多种药物的价格。别说四天，蓓蓓给自己订的速度是四十天！

不过，蓓蓓深信，困难的时候，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才能无往而不胜。

先说西药吧，药盒药瓶上都标有价格。那是药品进到药房后，夏芸煞费苦心逐一标上的。

再细看中成药，也是原珠笔标得很清楚。

难关就是中草药了。由于药品不时变价的原因，势必不能标在药柜药斗上。

中草药共有 500 多味，蓓蓓将它们分为常用药、次常用药、冷僻药三个类型。

而常用药、次常用药总共不过 300 种出头，这是记忆的重点。

经过具体的分析，蓓蓓觉得轻松了许多。

不是吗，有很多烦恼都是自找的。

许多时候，只要不自找烦恼，快乐就会自己找来。

其实，药房值夜班，主要工作是“等待”。万一夜里来了紧急病人须马上抢救，如果药房没人则后果不堪设想。平时无论是病房还是门诊患者，取药都是集中在白天 12 点前。

夜班门诊则只有中医科一名医师上班，规定的夏季晚 9 点，冬季晚 8 点就下班了。

要说梁医生，其中医方面的造诣，不光在中医院赫赫有名，就整个曲岚县来说，也堪称泰山北斗。

果然，梁医生的处方上面都写上了价格。“医师签字”一栏，签署了他刚健有力的笔迹“梁栋”，他的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是名字，还是心中的责任感在鞭策？

“核价”一栏，梁医生已签了“苏蓓蓓”。

蓓蓓失笑，如果梁医生将这一栏空着，她还真不知该怎样填呢。

收款一栏，签的是“杨柳”。原来隔壁收款室是她——那个鹅蛋脸的年轻少妇在值夜班。她对蓓蓓和对夏芸一样，态度是极为友善的。

就只剩“司药”一栏了。她的娟秀的笔迹，使这一张处方签上又一次出现了她那朝气蓬勃的名字。取药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妇人或称老夫人。可能是她已做了多年的

“婆婆”和“妈妈”，一直婆婆妈妈地唠叨个不停。

她使劲嗅了嗅鼻子，搭讪道：“哎，我说闺女，你这里好好闻咧！你们长年呆在这里，保管消灾免病……”

蓓蓓毕竟是生手，正所谓心无二用。虽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想：“你的祝福如果能在芸姐身上应验，我们就算再晚十年才能‘兑现’这样的祝福，也不嫌迟。”

梁医生的药方涌来一张又一张，蓓蓓足足忙了两个钟头，才渐渐能缓口气。

这时，梁医生来了。

蓓蓓惊喜：“你是怎样记住药价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借给我用几天就好了。”

梁医生道：“嘿嘿，你毕竟还是留恋学校的生活，还念念不忘你们高考的作文题。”

蓓蓓笑道：“你呢，还不是一样，那时，高考对你来说，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可高考在你心中所占的份量，还是不轻，你还是很感兴趣。”

那一年高考时，梁医生都工作三年了，但他对这别致的高考作文题仍是牢牢地记住了。

蓓蓓道：“那是比我们低一届的。那时我们快要升大二了，记得当时同学都说高考作文题出错了。”

梁医生道：“‘移植’应该换成‘拷贝’，是吧？”

蓓蓓道：“正是。甲如果移植给乙，甲不是就没了？”

梁医生道：“而换成‘拷贝’，就像养兔子。”

蓓蓓道：“养兔子？”

梁医生道：“兔子一月生一窝，一窝十多只。小兔长三个月就又能生了。‘兔生兔’，一年一千五，并无夸张。”

蓓蓓道：“可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梁医生知道，这聪明的女孩在向他提醒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

梁医生道：“就是雌雄各半，算起来也远远超出一千五。不过，要彻底排除非正常死亡才行。那几乎全不可能。”

蓓蓓道：“哦。”

梁医生道：“唉，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自幼家境贫寒，便常年养兔，放下书包就背起草筐……那艰难的日子，我永生难忘……”

蓓蓓道：“拷贝记忆，遥遥无期。至少我们现在只能凭苦记。”

梁医生道：“芸姐相信你能尽快……”

蓓蓓道：“芸姐她……”

梁医生道：“液体快输完了。她好多了。”

正当这时，门开了，是夏芸，还有方正仁。

夏芸胳膊上还扎着输液针头！

方正仁右手高高地举起输液的吊瓶，左手搀着妻子的胳膊。

他们夫妻也许并没有时时刻刻铭记那“举案齐眉”的故事，但那输液瓶却超过了眉、超过了额头、也超过了头顶。

梁鸿孟光算作“古人”，而其后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相敬如宾的夫妇，应该视为“来者”。

而方正仁夫妇，无疑是更应受到景仰的“来者”。

药液还是持续不断地、一滴一滴地输入夏芸的体内。

就这样，他们夫妻必须形影不离。

夏芸道：“梁医生，你送蓓蓓回家吧。”

其实，梁医生值的是“小夜”，也该下班了。要是蓓蓓肯离开，两人同路，其实是结伴而行。

而药房则必须值“大夜”，要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和上早班的接住茬。

蓓蓓双眼湿润了，渐渐变得模糊：“芸姐，你……你……液体输完再说。我……我……听你的……”

夏芸只好点头：“也好，梁医生你别谦虚，教蓓蓓速记药价。”

他们夫妇又回病房去了。

也许，他俩从来都是妇唱夫随。

蓓蓓赶紧取出进药单，欣喜地说：“就和记英语单词一样，有窍门，有捷径，是吧！”

梁医生道：“这……应该是吧！”

蓓蓓道：“松鼠吃天，没法下口……这，先攻常用药吧！”

梁医生道：“好。咱一味一味地过，你先提吧。”

蓓蓓道：“砂仁！”

中草药是以10克为单位计价的，蓓蓓说的砂仁，就是说砂仁每10克价应是多少？

梁医生道：“0.88元，这味药我是这样记的：砂仁，谐音‘杀人’，用枪杀人，‘叭、叭’两枪，就是0.88元。”

蓓蓓惊呆了。她敢保险，这样的记忆，才确实是又快又准。

更主要的是，记忆得十分牢固。

就算把脑子里原来记忆的东西全忘光，这也忘不了。

蓓蓓喜极：“就这样简单，干脆，有实效？”

梁医生道：“也有‘复杂’、‘曲折’的。比方说‘草果’，是0.49元，对吧？”

蓓蓓连连点头。

梁医生道：“人常说‘数九寒天’，可是‘数九’里又数那一九最冷呢？”

蓓蓓道：“炕头过‘四九’，冻得浑身抖……”

梁医生道：“对，话有时可能说错，农谚却是错不了的。”

蓓蓓道：“可是，‘草果’价格是‘四九’，至于‘四九’歌，那是咱们北方的歌谣，这草果，出产地却在南方，还怕冻吗？”

梁医生道：“咱们县有很多的苹果园，对吧？”

蓓蓓沉吟：“苹果园？全县是有……有一个！”

“有一个？”这话不光是梁医生，任谁都会大惑不解。

蓓蓓笑道：“苹果园有小的，也有大的呀！”

梁医生恍然大悟，失笑道：“哦，你是说东到川东，西到洪沟，南到黄河沿，北到风车口。这样覆盖全县的一个特大苹果园？”

蓓蓓道：“难道不是？”

梁医生只好点头，确实，苹果园村连村，片连片，家家户户都有，全县的苹果园几乎连成一片。说全县一个苹果园也不无道理。

至于农作物，也没有苹果树多。那不过是苹果园的点缀，或者看作是苹果园的间作物也相宜。

梨杏桃枣柿等各种果树加在一起，也不及苹果树的一半多呢。

说全县有一个苹果园，正如农谚所说的“风车口，一



场风，年初到年终”的道理相同。

梁医生道：“果农们在‘四九’天怕苹果幼树遭受冻害。都用草帘子裹住……哦。我们只要记住，‘四九’天草裹苹果树就可以了。”

因为记忆一味药价格，便先得曲里拐弯地记忆这么多“额外”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呢？

蓓蓓马上否定了这个疑问，如果死记硬背，哪有如此的趣味盎然？何况，人们常用“心念电转”来形容思维的快捷，也着实有道理。

既然脑子的运转是那样的快捷，当然不怕舍近求远、以曲代直。

这样的趣味快速记忆，看似不合情理，效果却堪称神奇。

夜渐渐深了，蓓蓓的兴趣却越来越浓。

现在几点了？蓓蓓根本不敢抬头看。因为大多数情况，主人看表，就等于下了逐客令。

蓓蓓只有盯着进药单：“你再说，‘远志’怎样速记？”

梁医生道：“远志就是远大志向。”

蓓蓓似有感触：“有远大志向不一定就前途无量，可前途无量必然得有远大志向。”

梁医生道：“听我母亲说，我二姨小时候既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又有远大志向。她现在在省城，是特级教师，已是桃李满天下……”

蓓蓓惊喜：“啊，我知道了，远志恰是0.21元，代表‘二姨’，二姨有远大志向，你是这样记忆的？”

梁医生道：“我对二姨，和对我母亲一样敬重。二姨对我，和母亲对我一样关爱。”

蓓蓓道：“神奇，真是神奇。这样的记忆术，简直是在‘拷贝’知识。”

梁医生又道：“其实，你二姐对你，也非常关心。她也有远大志向。咱县人都知道，她的医术，尤其是妇产科，在全县也是数了她才能数别人。在妇幼保健站那样一个单位，她更是顶梁柱。”

那还用说吗，蓓蓓能来中医院上班，就是他二姐送来的，当然也是事先说好的。这在别人看来，真羡慕眼红。中医院要进一个人，真是相当不容易。

可是，梁医生现在说这……明显是“走了题”。

蓓蓓也知道，她二姐和梁医生在高中、大学都是同学。听人说，两人在大学曾有过一段情，后来不知怎地，没有成。二姐后来和在药检所工作的姐夫结了婚。可是，后来梁医生却是无论谁提亲都一概拒绝，现在还没成亲。这又是为什么呢？

梁医生也发觉说得“偏”了，解释道：“其实这样记不过多拐一个小弯儿，你大姐的孩子，对你二姐不是叫二姨么？你大姐的孩子的二姨有远大志向……”

蓓蓓笑了，心里想，说得这样拗口、这样罗嗦，有必要吗？

蓓蓓道：“我和你一样，想你二姨有远大志向就行了，何必再把我二姐‘转换’成我大姐的孩子的二姨……”

说到这里，蓓蓓突然脸红了，心跳也加快了。对二姐称二姨的难道只有大姐的孩子？还有……

像蓓蓓这样蓓蓓初绽的年华，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又怎能排除结婚生育这样既推卸不脱又不愿推卸的责任呢。

要真担负不起这样的责任，二姐又该大显身手了。

她治疗不孕不育症有绝招，有验方。被人誉为“送子观音”……

梁医生见蓓蓓发窘，满含歉意地说：“对不起，可能是我说错了。其实，这不过是……不过是想记得又快又牢，奇特的甚至古怪的联想是十分必要的，你说是吗？”

蓓蓓想，也许我说的都是容易记的，我就挑一个“难”的，看你的“法术”还灵不灵。

蓓蓓在进药单上找呀找的，尽管她很费了些心思，可梁医生看起来还是信心十足的样子。

蓓蓓看到“佩兰”是0.11元，想到，这可能是个难的吧。

可是，她马上又否定了，这味药连自己都能快速记忆，何况梁医生？

“我佩着兰花，用两条腿走路。”蓓蓓高兴地说了出来。

梁医生也很开心地笑了，连着叫了三声好，又说道：“价格是一毛一的药很多，你再找找看。”

蓓蓓在进药单上找开了，很快地，她就找到了好几味。

生地、玉竹、大黄、首乌……都是一毛一。

梁医生却根本没有注意蓓蓓，只是埋头在纸上写着什么。

一会儿，梁医生把写好的东西递到蓓蓓面前。

这是什么呢？

“我胸前佩着兰花（佩兰），在开垦荒地（生地），种出了一行又一行（0.11元）白色的（玉竹、白藓皮、白蔹、百合）药物，地里的大（大黄）草（草豆叩、草决

明)、小(小茴香)草跟药物争着长,我不停地拔草,烈日就像定在了当空(锁阳),我脸都晒黑(首乌)了,哎呀真丑(黑丑),我胳膊都麻木不仁(麻仁)了,赶紧吃伸筋草(伸筋草)……”

蓓蓓不觉目愣口呆!

梁医生把价格是一毛一的药编成了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

如果谁还说药价难记,怕只有憨子傻子才相信。

蓓蓓其实既不黑,更不丑。

如果蓓蓓也算是黑,算是丑,那么谁还愿意生的白长的俊呢?

但她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有些“损”。

蓓蓓不觉失笑。“损”一些也好,“刺激”一下,才能记得牢吧!

梁医生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说道:“我……只是想得快记得牢,没别的意思……”

少女被人看穿了心思,自是不胜娇羞。

梁医生有些慌乱,噤嘴着:“我……我是说我自己……真的,是真的……”

这真是越描越黑,因为梁医生才是个白面书生哩,明明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蓓蓓忙道:“我是在想,我必须得举一反三,尽快记住药价。要是能触类旁通,记英语单词,记电话号码……记一切的一切,都会受益无穷。”

梁医生释然,长出了一口气说道:“还能锻炼脑子,人脑也是用进废退的,越锻炼越聪明。据说有一个人在三天之内强记了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250位数,结果记忆力